

德國教育「內卷」與「不卷」

身邊的很多朋友都已為人父母，當然很關心小孩的教育，於是經常想跟我探討一下德國教育。我說我可能很難把「德國教育」，這個抽象的概念描述得很準確。因為我在柏林。

柏林的教育可能與所謂的傳統德國教育有一定的差距。柏林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城市，太多外國人太多外來文化，所以很有可能把最「純正」的德國教育「帶偏」。這裏的「帶偏」完全沒有貶義，準確點形容，彷彿是對德國教育體系搞了一個發散性思維訓練吧。

再則我們家小孩就讀的是國際學校，學生裏一半德國人，一半外國人。就連這一半的德國學生中，他們的父親或者母親還來自其他國家。所以應該說，在這裏我看到了德國教育裏，極大背景差異下的和諧與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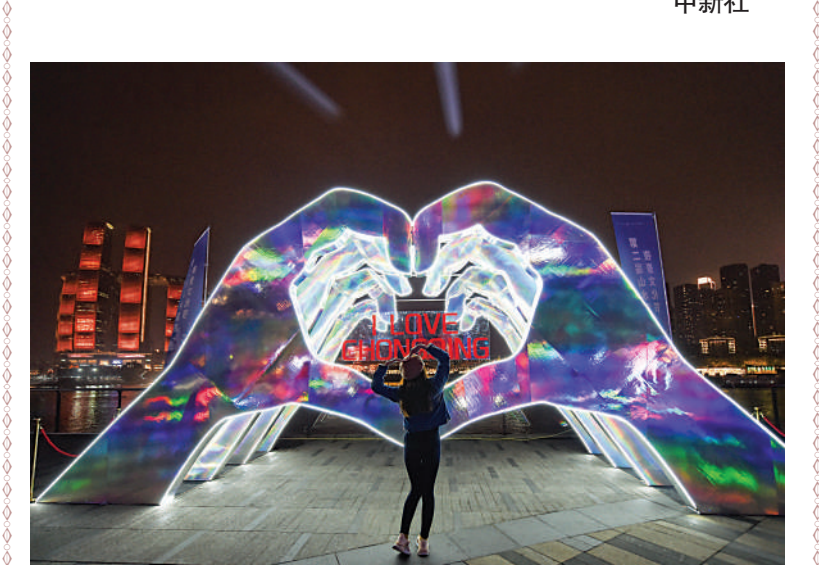
先說說「成績標準」。在德國，「一」是最好，「二」其次，然後有三四五，這五個檔次算是及格，六是不及格。有點像國內有時候評估學生用「優、良、中、差」。所以在沒有量化的情況下，學生的成績只能說有個大概的分等級，並沒有絕對分數的比較或者排名。我感覺這樣的評估標準主要是為了「模糊」對分數和排名的「計



▲校園一角的國際象棋。作者供圖

光影「夜遊」

日前，第二屆山水重慶夜景文化節在南岸區彈子石廣場開幕，現場通過燈光藝術裝置、光影表演等形式，為市民、遊客打造沉浸式「夜遊」體驗，展示山城重慶獨特的夜景魅力。圖為燈光藝術互動裝置吸引市民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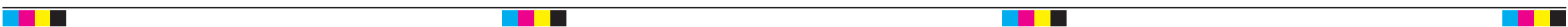


中新社

我曾寫文章解析程硯秋先生的《柳迎春》，唱詞是：「紅梅綻放幽香正逢小春，添獸炭畏嚴寒緊掩朱門。昨夜晚綺窗前北風催緊，欲登樓望瑞雪一散心情。」文章發表後，有戲迷、讀者反饋，質疑「綺窗前」是否為「倚窗前」的筆誤？我答不是。

京劇《柳迎春》的劇情梗概是，富家小姐柳迎春因同情長工薛仁貴，被父親誤解，遂在母親的安排下逃走，路上與薛仁貴私定終身。這幾句是柳迎春出場時所唱，是初見薛仁貴的背景鋪墊。唱詞意思其實挺好理解，爭議在這「綺」、「倚」兩個音形相似的字上。有位戲迷認為，應該是「倚窗前」——她發來了好幾幅網絡、視頻截圖為證，那上面赫然顯示「昨夜晚倚窗前北風催緊」；她還說，程先生的唱片裏唱的也是「倚」（yǐ）音。但我果斷地告訴她，是「綺（qǐ）窗」無疑。

倚，是靠的文雅說法，倚窗前，就是人



淺解江戶前

吃壽司，常聽到「江戶前」三字，人云亦云卻不知其真意者一大把。江戶是東京舊稱，此地原本河道密布，是個名副其實的水鄉。明治天皇遷都後，城市發展及河道治理逐漸令東京水鄉韻味盡喪。

江戶前原指江戶城（目前皇居位置）前的河道海灣——即以江戶城為中點，西至羽田、東到舊江戶川河口（現東京迪士尼景區東側）的內側海灣。相較於狹義的東京灣（由三浦半島觀音崎及房總半島富津岬所連成的直線以北的範圍），江戶前的範圍更小。

隨著市民社會的發展，江戶前三字逐漸有了其他含義。舊時江戶盛產鰻魚，江戶子（江戶っ子）認為本地鰻魚品質最佳，非他鄉的「旅鰻」可比。文化二年（一八〇五年）出版的《職人盡繪詞》中繪有《江戶前大蒲燒》，畫中店前女子招攬客人道：「本店皆為江戶前，並無外地鰻魚。」可見在當時，江戶前三字特指本地鰻魚。

江戶灣有眾多河流注入，為海洋生物提供了養分，因此漁獲豐富。逐漸地，江戶前三字不再局限於鰻魚，而成為此處所

產海鮮的統稱。雖然當時江戶前三字尚未與壽司掛鉤，但這種聯繫逐漸變得緊密起來。

十九世紀中葉喜田川守貞（生於一八一〇年，卒不詳）在《守貞謄稿》中記載了當時壽司店常見的題材（ネタ）。日本對蝦（車海老）、小肌、蝦松（海老そばろ）、銀魚（白魚）、玉子卷、海苔卷、星鰻等已廣泛使用。

在江戶時代，金槍魚被視為下等魚，當時名店皆不屑使用。但隨著金槍魚漁獲的增加，一些大眾壽司店開始用其做握壽司。一家名為惠比壽鮪的壽司店發明了金槍魚醬油漬（漬け），他們將金槍魚過熱水後用醬油微漬再捏製壽司。這一做法逐漸流行，如今金槍魚醬油漬是江戶前壽司的典型題材之一。

早期的握壽司以酒粕醋（即赤醋）和鹽來調和米飯，並不添加砂糖。雖也有用米醋（白醋）的店鋪，但酒粕醋佔據壓倒性優勢。江戶時代缺乏冷藏設備，故多數食材都需用鹽、醋或醬油醃漬；一部分食材則是烹煮後再用來製作握壽司。這樣既可保存更久，亦可增加風味。

即便在冷藏技術發達的當下，部分食材依舊需經過鹽、醋或醬油的醃漬，才能更好地發揮出風味，例如小肌為代表的光物（光り物）。當然二十世紀初以來，由於保鮮條件的改善，直接生食的壽司題材



▲一八〇五年出版的《職人盡繪詞》中的《江戶前大蒲燒》。作者供圖

大量增加。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江戶前」開始用來指代主流的東京風格握壽司，成為一整套題材選擇、處理和捏製手法的代稱。以此手法製作的壽司都可稱為江戶前壽司，而不再受食材出產地局限。與之相對的，還有些地方風格的握壽司，最著名的非九州前莫屬，但代表性店鋪有限。

（壽司雜誌之二）

局長的視頻有新意

立法會換屆選舉進入最後衝刺階段，選舉氣氛開始熱起來，地鐵站出口經常見到有候選人競選團隊擺設街站，街上有各種選舉廣告和候選人旗幟。近日在中區鬧市街頭見到不只一架巴士車身髹上大幅廣告「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12月19日 履行公民責任齊投票」，這條流動廣告，內容簡單、直接、中性，感覺好像是特區政府官方廣告，但沒有區徽和落款，多輛市區的士車身，以及大廈外牆也見到同樣字句的廣告，同樣沒有落款，筆者好奇打聽，據悉是愛國愛港團體出錢出力支持特區政府舉辦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實在是十分難得。

愛國愛港的有心人其實不少，筆者認識一位令人尊敬的長輩鄉賢，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差不多每年、特別是有大事發生時都自費在報紙刊登全版廣告宣揚愛國愛港、支持「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每次都署名「一名良心市民」。一個人默默做一件好事不難，難的是二十多年默默堅持做好事，廣告費固然不少，更重要是有這份心。

筆者對今次立法會換屆選舉文宣有兩點觀察。首先是官方文宣有新氣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選舉文宣工作，當然是呼籲選民積極投票，但如何呼籲，大有講究。一直以來特區政府文宣工作比較刻板，這是不爭的事實，連特首林鄭月娥也承認。不過，本次立法會換屆選舉，特區政府文宣工程有啟動較遲之嫌，但近日開始發力推動，在全港主要媒體，包括電視台 and 所有報紙頭版賣廣告，有助提升選舉氣氛，而呼籲廣大市民「為港為己投一票」這句廣告詞，感



▲立法會綜合大樓毗鄰添馬公園。資料圖片

覺比以往強調「神聖一票」之類更接地气一些，算是一個小進步吧，未來如果官方文宣風格繼續循此路徑，相信有助改變官方文宣的蒼白感，也有助拉近政府與市民的距離。

官方也透過網絡社交媒體呼籲選民投票，在各類小視頻中，我比較欣賞民政事務局局长徐英偉在臉書發布和劉鳴煒等幾名青年發展委員會成員所拍攝的一段小視頻，視頻以徐英偉用手機拍下枱曆日期12・19之後走出辦公室開始，將房間錢、電車、路牌、紅白藍袋、魚子醬價錢、時鐘等不同物件和不同時空，用12、19兩個數字串連起來，形成強調12、19的視覺效果，最後徐局長返回辦公室說了一句「12・19選舉日是重要的日子，大家記得去投票」，然後其他委員每人分別講一句話。這個小視頻或者未必稱得上有很高創意，但起碼是突破官方文宣四平八穩、一本正經的傳統框架，發揮鏡頭畫面的特點，少了官腔硬銷，多了人氣地氣。視頻長一分二十秒，適合市民搭地

鐵、巴士時瀏覽。如果將這個視頻放上電視台做廣告，相信一定比硬銷式廣告效果更佳。

其次是各候選人的文宣趨務實。與往届選舉最大的不同，今次是完善選舉制度後首次立法會選舉，一百五十三名候選人背景和立場五光十色，但這是一次愛國愛港候選人之間的良性競爭，不少候選人的政綱提到的問題，正是未來整個特區管治團隊需要通力合作、認真處理和解決的問題，包括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房屋、貧富懸殊、教育、青年向上流動、城鄉失衡等全港性問題，以及很多地區性的民生問題。自回歸以來歷屆立法會選舉，感覺這一屆候選人的政綱最務實、最認真、最有建設性、最少政治口號，在不同的選舉論壇，各候選人唇槍舌劍，經常擦出火花但大抵都能謹守底線，更不乏真知灼見。如果特區政府將所有一百五十三名候選人的政綱收集起來，相關官員最好是線上把這些論壇看一遍，相信對於了解民意、調整施政方向和日程將會大有裨益。

靠在窗戶邊上。綺，意為美麗，綺窗，是指雕刻着美麗花紋的窗戶。古人詩詞中的綺窗，有名的當屬王維的《雜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我家雕畫着花紋的窗戶前的梅花開了嗎？另外就是蘇軾的詞《水調歌頭》：「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月兒低低地掛在雕花窗戶上。綺窗美，詩詞的意境也隨之而美。同樣，這段戲的唱詞也因有綺窗一詞而美。從常理上說，柳迎春乃是大家閨秀，居住在綺窗之內符合常理。夜晚，她聽到窗外風吹雪飛，便生出了翌日登樓賞雪的心情。此處，綺窗與飛雪是一種對應，前者有靜態之美，後者有動態之姿。而「倚窗前」，突出的是倚靠，是一個動作，窗戶美不美不得而知，若只是說一個人倚靠在窗邊聽到外面下雪了，就沒有這種意境了。況且，前句還有「朱門」一詞，朱門、綺窗相映，倒有了東坡詞的韻味。程先生是學者型

藝術家，長年為他執筆的羅耀公則是晚清詩人，有這樣的唱詞也就順理成章了。

然後，再去考證程先生的唱片，入耳的也是「綺」音。那位戲迷說她聽到的是「倚」音，這應是先入為主的「耳誤」，因為從字面上看，「倚窗前」通俗明瞭，而綺窗相對費解，觀眾的思維不自覺地向前者靠攏，加之發音相似，因而聽上去，就容易產生錯覺。於是她又聽了一遍唱片，恍然大悟，她說，果然是「綺窗前」。

因為這齣戲幾近失傳，目前只能聽到幾位老藝術家的錄音，除程先生外，還有趙榮琛、新艷秋。趙榮琛的唱法與程先生別無二致，但新艷秋唱的確是「倚窗前」。這使我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徐城北先生撰文講新艷秋「偷戲」的軼事，新艷秋想拜程先生為師被婉拒，她便去戲園子裏「偷戲」，但凡有程先生的演出，她就扮成男孩子模樣溜進戲園子，和哥哥分工記錄唱腔、身段等，再

回家揣摩學習。是否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新艷秋將「綺窗前」誤記為「倚窗前」呢？

程派的戲，類似的例子還有一個。《鎖麟囊》裏，富家小姐薛湘靈出嫁，路過貧家女趙守貞，薛小姐同情她，將裝滿珠寶的鎖麟囊相贈，贈囊的理由是：「我正不足她正少，她為飢寒我為嬌。」意思是她窮我富，救濟她是應該的。但是，「她正少」好理解，貧家之女嗎，但薛小姐怎麼說自己「我正不足」呢，是否應為「我正富足」？而且「不」與「富」發音又相近，是不是程先生口誤？於是，有的演員索性改成「我正富足她正少」，貌似合理了，但也俗得夠嗆，因而多受詬病。程先生和這齣戲的編劇翁偶虹，都是大師級人物，不可能寫有筆誤，唱有口誤，這是其一。其二，確有「不足」一詞，但頗為深奧，考證結果也不一致。可惜兩位大師都不在了，已無法求教。這個例子比「綺窗前」複雜多了。

